

陽光順着樹葉的間隙照在我腳前。我站在校長室的門口，冬天的風刮在我臉上，卻刮不走我眼裏的堅定，因為我堅信，只要有一縷陽光還在，春天就一定會到來。

在這座校園裏度過三年光景，眼看就要順利畢業，成績一向優越的我更被老師舉薦，讓我多和主任走動，爭取一個保研的名額。

「來吧。」主任辦公室裏，一個略顯油光的中年男人端着一杯剛沏好的茶葉，坐在桌前，笑咪咪的看向我。

我有點不好意思的在他對面坐下，怯生生的說：「是……張教授讓我來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又悠閑的喝了口茶，說：「你拿的是甚麼？讓我看。」

聞言，我拿起膝上保研名額的表格準備遞給他。他伸手接過，在拿的時候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的摸了一把我的手。

中年男子汗濕的手還沒把我的手完全握住，我就被這個突入其來的動作嚇得一震，如觸電般抽回了手。我這個舉動讓他不滿的皺起了眉，但這個陰沉表情只是一閃而過，下一秒他又換上了那幅平日示人的笑臉，對我說：「保研嘛……容易。你應該知道我是你今年國際法的教授，只要你這科不掛，保研是一定沒問題的。」

像是聽出了他話裏的深意，我遲疑的問他：「那……我該怎麼做？」

「你今晚有時間嗎？」他反問，「下課後接你吃個午飯，慢慢聊。」還不等我接話，他又說：「你別到處說……就當……我們之間的秘密……」

聽了這話，我也不好再說甚麼，滿臉難看的走出了辦公室，有些失魂落魄的坐在校園的長椅上。我長嘆一口氣，想起手上現在還沾着他未乾的汗，就忍不住的犯噁心。

在此之前，我從不知道我們學校出過性騷擾事件，這位教授帶過多屆學生中也不乏我認識的漂亮女孩，她們無一不是臉上掛着笑，誇他隨和又認真。在我還在糾結着今晚的飯局時，我的思緒就被一個熟悉的聲音打斷了。

「你怎麼在這裏啊？想甚麼呢？」和我同修法律的允心走過來，坐在我身邊。

「我……剛去遞交了保研的表格……」我支支吾吾的說。

「是……秦教授？」她有些面露難色，遲疑的說：「我之前也找過他。」我有些驚訝，看着她微皺的眉頭，剛開口想說甚麼卻又想起臨走前那句帶着警告意味的話，思索再三，還是把這個秘密壓在心底。允心一向是個活潑的女孩，她的反應告訴我，她應該和我有着相同的遭遇，我不知道我是第幾個被如此對待的女生，但隱隱之中我好像看到了一雙纖細的手被握住，對面的男人滿臉油光，笑容之下是一個個女孩的愁容。我的心像是被揪着一樣難受，因為我知道，我不會是最後一個。因為我和所有的女孩一樣，都把這個秘密用力的吞進肚子，讓這雙手托着自己的學業。

第二天早上我頂着兩個大大的黑眼圈走進課室，秦教授一如既往的在講台上誇誇其談，而我卻甚麼都聽不進。昨天晚上的飯局上，他先是不滿我打扮不夠漂亮，不夠明艷大方，又怪我衣著保守，說要給我挑幾身衣服。這個過程中我不敢說一個不字，我們都心知肚明，三年的時光不能因一聲拒絕而宣告浪費。想到此處我坐在後排不爭氣地哭了，懦弱的淚水不斷湧出。這個秘密不停在我胃裏翻湧，我恨自己軟弱，竟甘願成為無數雙手的其中一雙。我抬望去，階梯教室裏，我的一個個好朋友，那些女孩兒們正直直看着講台上的人，我看不見她

們眼底的神情，是否如允心一樣，充滿了難言和委屈。但我能感受得到，有一朵烏雲正要緩緩蓋住我們，它想遮住我們的眼睛，摀住我們的嘴。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體的，我心想，我之後還會有千萬個女孩，這朵烏雲只會越來越大。我心中有一個想法正逐漸堅定，腦裏允心的臉不斷閃過。如果我能在黑暗中，在烏雲下舉起火把，那怕只是一束光，也將被人看到，微光會吸引微光，微光會照亮微光，我們互相找到，然後一起發光，才能把這朵烏雲驅散，照亮每個學子，乃至所有人對教育的希望。

秘密太沉重了，每個女孩都足夠優秀，本可以靠自己得到的回報，卻要用一個無法宣之於口的秘密換取，然後像我一樣只能因軟弱而哭泣；在課堂上見到這個衣冠禽獸，也只能沉默着強迫自己接受。

我無法說服自己眼睜睜看着這朵烏雲越散越大。萬人要我把火熄滅，我偏將此火高高舉起，為了我，為了允心，為了千萬和我們一樣的女孩。我的想法越來越堅定，我站在校長室門前，大片的陽光灑落。

我鉅估：春天會來到的，寒冬會過去的。這一個秘密，我還是決定不能保守。